

學 匯

日五十月三年三十二百九千一

俄羅斯的無政府主義者 (續)

大杉榮著
顧伯文譯

△無政府主義者宣言

親愛的同志們！

俄國革命的諸分子之迫害，現當布爾塞維克政治的經濟的政策之變化，仍未停止，却更強烈更決定了。俄羅斯，屠克來那及西伯利亞的牢——獄，和支配者共產黨之意見不同而敢為的男女，甚至連同小兒，是充滿了。我們今特謂：「腹藏意見」，何則？今之俄羅斯，既為圍困之人，則一點也沒有表示異義的實行之必要，但只是懷有反對之意見者則便成該處事實上之最高權力，即不知法律責任的萬能的警察及非常委員會的合法的餌食了。

在俄國各革命分子中，最受殘害的就是無政府主義者。布黨之害無政府主義者既始於一九一八年，那年四月共產黨無何等之挑發和警告，襲擊墨斯科之無政府主義俱樂部，用機關砲及大砲，給全團體給「處分」了，這是一網打盡無政府主義者之始，但這只是無計畫的，偶爾暴發的，特發的，於是無政府主義之出版物，現在允許了，忽然又加禁止，無政府主義者被拘了，忽然又釋放，以為要槍斃呢，忽然又放了。

然此狀態，到一九二一年四月共產黨第十四大會算告終了，在此大會列寧不只對於無政府主義，即對於各小紳士派無政府主義的及無政府黨提加利斯基的傾向，宣言嚴罰，從此開始為最殘忍的該試。翌日。二十餘名之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黨提加利斯基和表其同情，在墨斯科及彼得格羅被拘禁了，次日更為一網打盡之計，爾來此迫害抗議繼續不止。於是共產黨政府和資本主義世界妥協，越發迫害無政府主義者，此事完全明白了。

所謂科以強盜罪，對於同志為野蠻的處分，成了一定之政策，在此罪名之下，被拘之所有無政府主義者，更以之對待於同情於我等人了，實是沒有較此再好的方法了——故此不論誰，既無何種之訊問及裁判，便可由非常委員會（即高等警察之手

，密務執行。

對於無政府主義的傾向。列寧之奮鬥，取極殘忍的亞細亞的退治法，去年九月許多同志在莫斯科被捕，那月三十日「新報」發表此被拘之無政府主義者十名「判為強盜」已槍決了。其中何人均未受何裁判，還不許延請律師辯護。預不許和友人親戚見面，定為死刑者之中，有兩名著名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以其理想主義和為人類之犧牲，受過「刑」之牢獄和放逐之試練，更在他國受過痛苦和苦處的人，那是數月前所判阿贊獄逃出的巴倫和「柴」之治世之時為革命運動，多年在西伯利亞之懲治營中的文士橋魯尼是也，布爾塞維克沒有殺所謂橋魯尼的勇氣。放於處刑者之名中，名之為豆魯鐵尼諾夫，此本是他的本名，惟此名難屬至感也有不知道的。

(未完)

青少年

克魯泡特金著
吳 氏 譯

你看那科學他講得什麼物理道德衛生，真是確切不易的道理。他教導我們如何保護我們的精神，如何享受那智育德育的幸福，無奈這並不是那紙上空談麼？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為今天的學問這是一個人私利的配劑，因為現在社會分為那窮富兩班，不公道的社會從那裏生出，所以這正當社會的道理全成玩話了。

現在暫且不用說什麼發明那科學新理，先要把那已有的學問實在用去；如此那科學纔不是一個玩物，他就成了大家性命的根源，這纔是公道，若是一天社會上真有真公道，真是非，科學就是沒有進步。如果你懂了道理，你便曉得要大大的改革那阻碍科學真理的事。你看那多數人這如同前五前十世紀的樣子，受那奴隸的苦，作那機器作的

那公道理會呢？

你一天曉得了這真理，你就愛因那喜愛科學真理心，福了那社會的要緊。那時你也要來與我們表同情，去為大眾圖公益，殺你的良心，用你的實力，一天那真理實行於世，那科學的猛進千百倍於今日，那時享受科學幸福不是那少數私有，乃是那眾人的公利。

講法律的聽者：如果你的法律舉畢了業，你也想有一番作為。我譬如你是個熱心人，你要憑你的才能，憑你的性命，掃除那世界上不平的事。這是何等的好志向，你於是就志氣昂揚的作去了。

偶然一天打開一本冊案，你就看見了這社會，一個業主請罪運他的佃戶，因他莫有交足了他租，辦法律看起，莫有別的話可說，惟有令他走路，如果你細細的思量，你見那有產業的人永遠是安樂，那鄉下人永遠作工受苦，業主永不自己耕種他的田地。這田較前五十年收穫加了三倍；或是因為交通的便利，或是因為灌溉開渠的改良，這種種事，那不是這鄉下人血汗弄成的麼？一天不幸，因些事故不能於租，便要受那法律的罰，這法律是永遠偏袒業主，那業主永遠理長，你的良心去死，你將如何做法去？若照法律做法去，是照這鄉人；照公道，要開那鄉人出的苦力，所以這法律與公道不能相容並立的，你到底照那樣去做？

如果工人罷工未曾預先知照主人，你是助難呢？若照例辦，即須助資本家，可是那背背了法律助工人呢？那工人一天作工，弄得兩個半錢，他的女人孩子都要凍餓了，你是助那飽的強的？還是助那餓的弱的？一天在巴黎一個窮人到肉舖搶了一塊肉去，有人圍住問他，他說也是一個工人真有工作，他同他家裡人已經餓了四天，有人勸賣肉的放了這人，他一定不肯，就拉他去打官司，問他坐了七個月的監，這種案子總是天天有的。

再說一個人自幼莫有受過教育，到大了又莫有聽見一句正經話，一天他斃了他的鄰舍，搶了一塊錢去。你是要照律罰他，監禁他二十年，但是你曉得那喪心病狂的罪過比他犯的罪還難過呢！總而言之，一個人犯的罪，是社會上衆人給他作成的，（大半犯法的全因無教育的原故，不能受教育常因為莫有錢的原故，莫於錢何曾是他的過，因為他分內應有的利被別人佔去了。）

如果你細細思量那法律，總是那強權得勝，強小的吃虧；從此容便要不滿意起法律來了，你曉得守法的人，就是莫有良心的人，這當你要同我們來改正那錢財上政治上不平的事了，如此你便成了社會黨革命黨了，

講工藝的勸者：你是個工程師，你想用你的學問改良那實業與那工人的景况，你於是施展你的才能，築一條鐵路，穿山越澗，爲兩地的交通，一日你見那黑暗地道裏工匠爲羣，飢勞病苦，不曉死了幾多，你又看見別的工人帶回去爲限的幾個銅錢，恐怕還不敵那癆病虫的數目呢！你又看見那死屍縱橫，在道皆是，待這路修好了，他便成了那運砲的通衢，又添了一個死人的利器。

你費了你的青年發引了一種學問，又費了若干的心力，施之於實，行然而這所有的工人全在那裏受苦，如機器一般，惟有那有數的幾個資本家發了財，在那裏閉著門吃香頰酒，這果然當着你當初的期望嗎？

如果你留心那工藝的進步，你見那工人並不會受益，那裁縫何曾得了那自縫機的益處，諸如此類不勝說了，如果你用這種的意思，論那社會的問題，

再引到那專門學理去，你就可以斷定在那私產與那工制度之下，凡有一個新發明，不過使那作工的愈加困苦，還是那已經得法的人獨

享厚利罷了！

有了以上這個勸語，你當如何去做？還是藏起良心斷絕了那少年的夢想，且爲自己圖一時的受用呢？還是說這不是那講發明新理的時候，先要行社會改革的事呢？如果那私產莫有了，那工藝的進步就成了衆人的利益，這人全去練習，那時的工藝與專門學如何精進，是今天夢想所難及的了，

（未完）

中國古代無政府主義思潮之一

悟虛

悟虛

後老子而起者，厥爲莊子。莊子雖對現社會不滿，然而他把世間一切法，都歸之於天理，因其固然，一切只是達觀，超然於形骸之外。總而言之，只是一個出世主義。不過他的出世主義，不爲諸本華的厭世主義，也不是佛法中「世出世間」的主義。何以故？諸本華以世間生活無味，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，爲定中華，因欲起求「解脫」，不是依其天理，因其固然的恬夫。至於佛法上呢，也須有求解脫的堅決精神。聞覺經說：「……末世衆生，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。由深執遠離心放心如幻者，亦復遠離；遠離爲幻，亦復遠離；離遠離幻，亦復遠離；離遠離幻，亦復遠離；得無所離，即除諸幻。」據此，則知遠離非易，要在固執遠離之心，不可以放鬆一點。非如莊子覺悟到有會無，無會有的真諦。却一切變之「天理」因然，「托諸命定，這種儒夫行爲，正爲營爲痴人，畏於虛空，捨空而走，在所至處，不離虛空。……此路比丘，亦復爲是，欲求涅槃，行涅槃中而不得涅槃。」（見思益想大所問經虛正問品）呢

「這樣不但甚闊夫，而且定阻碍宇宙進化，結果還以存在為合理，」非革命者的真態度。但是話雖如此，莊子在他著的馬蹄篇裏有一段，却說得很好，很可以表現出無治主義的精神出來。他說：「馬蹄可以踐霜雪，毛可以禦風寒。乾草飲水，趵足而陳，此馬之真性也。雖有義路，無所用之。及至伯樂曰：『我善治馬！』燒之剝之刻之鑿之，連之以羈馮，振之以早棧，馮之馮者十三交。飢之渴之，馳驟之，整之，前有鞭撻之患，而復有鞭策之威，而馬直死者已過半矣。……」

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，而陶匠善治木，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。吾意治天下者則不然。彼民有常性，織而衣，耕而食。是謂同德，一而不黨，命曰天放。故至德之興，我行墳墳，其視麒麟。富是時也，山無蹊，澤無舟梁。故物羣生連屬其羣。禽獸成群，草木叢長。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，鳥鵲之草，可攀援而食。關夫至德之無，同與禽獸居，族與萬物並，惡知君子小人哉！同乎無知，其德不離。同乎無欲，是為素樸，素樸而民性得矣！及至聖人黜黷仁，隄防為義，而天下始疑矣。澆漫為樂，摘辨為禮，而天下始分矣。……」

這一篇話，與老子的思想相符合，反對治人的強權。但是一方也是主張打破一切文物制度，歸於無知無欲的自然狀態。斯梯勒提倡人類精神上之絕對自由，而一方根本不承認社會上各事之存在，與老莊之主義相同。可名為哲學上的無政府主義。

講到社會上或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，為其倡者，可惟許行。孟子滕文公篇上說：「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，自楚至滕，闖門而告文公曰：『滕方之人，聞君行仁政，願受瘞墨而為保。』」文公與之處，其徒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屨，織布以為食。……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之言曰：「滕君則誠賢者也。雖然，未聞道也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饗飧而治。今也滕有倉廩府庫，是則厲民而自養也，惡得賢。」這一層

可為許行革命思想。他以為人人都該勞而得食，和現在的不勞動則不得食之意一樣。他心目中並沒有什麼叫作「君」，所以他抨擊滕文公之有倉廩府庫為不賢，一面主張與民並耕而食，饗飧而治，廢除厲民自養的政府，實行互助的社會生活。復次，他除掉主張以農為主外，也贊成行他種之營業。為陳相說：「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為也。」因是，他主張以自己勞動的出品與他人互相交易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，互相扶助，互相供給。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一樣。他的生產分配是：「從許子之道，則市價不貳，國中無偽。雖使五尺之童適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長短同，則價相若。麻絲絲絮輕重同，則價相若，五穀多寡同，則價相若。」這種的生產交易，在日下因不適宜，然而他這主張在古代無政府發達史上，不能謂不放一異彩，而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真諦，也直到許行方始大明。

可惜這種學說，為了受焚書和定儒家為一尊的影響，竟中絕而不得以達於今。自那時到現在，幾千年了。他們的思想，因可在今日。放諸四海而準的，然而文物制度，更迭已多，只可本諸先覺的思想，另尋出一條到無政府的社會之路。不顧目前時勢，仍株守前人之路做去，是絕對不可的。克魯泡特金說得好：「無政府共產主義就是正確的、自由的、和利益的連帶協同的總和，在人類中為最其久的東西。因為保障個人及社會的進化，所以終久可以得勝利的。我們荷風雨無晦雞鳴不已的勇猛進行。理想的社會，終有一日可以實現。至於我們為何才能達目的，此非本文所包接的範圍，今所未能，擬以候諸異日。」

(完)

別歡曲原唱

WU

△寄贈太湖小友

太湖之遊樂甚，我未能表現我之樂，表現我之樂者，乃在臨別露他的小天使。呵，呵，呵！他笑了，大家也笑了，備車人都笑了，他繼續揮地手，舞足蹈給我們獨奏了一曲天樂，也似合奏的，直把宇宙週身的快活都表現出來了！離緒自然被打斷了，黑暗也不覺的了，大擺一陣和風吹展惠山的微穎，震起大平湖的清波，我們的腦髓神經，那能不受他一個嘉果，他雙手把住睡去，我們的笑才停止。間時倦臥，一任飛車破曉前進，不多時到了上海。小友們！你們猜那小天使怎樣？他醒來了！他眉蹙起來了！他吹的一聲哭了我們哄笑，他也不笑了，！噫！哭！哭！應該哭了！回想那笑也是應該笑，笑時他只管哭！笑時他哭是不能的，哭時他笑也不中用！你想他從天堂墮到地獄了，那能不哭呢？但是這一曲悲歌，不入地獄的衆生的耳朵，他們紛紛「遊六殿」去了！那管我的小天使哭死哭活！小友們！一羣天使雖一你們試展翼飛空，一聽這曲悲歌，一看這番慘况！哭麼？笑麼？怕哭不得笑不得也！我却要哭了！哭是哭！但我心裏邊永永永永……忘不了你們合奏的樂曲哩！

按此曲本無名，強名以別款，別離之款耶？特別之款耶？寄贈太湖小友。MUI記。()

☆ ☆ ☆

桃源路

1 3

走過天橋，
遇過老翁，……

學 匯

就是那「卑鄙的富貴者」
也是悲慘！

☆ ☆ ☆

搔首向蒼天

既生人願，

又應名是進化了幾千年，

爲什麼直到如今社會還不變！

呵！明白了！只尤人莫怨天

只尤自己，莫說旁人不然，

☆ ☆ ☆

各自努力，

闖破那束縛人的切制度，法律，宗教，禮俗……金錢

使人類各盡所能，

各取所需，

得了，

朋友們！

再莫向世外尋桃源，

☆ ☆ ☆

罪案

(續)

老梅

拔城隊之發起——真吾兒也

岐山自率隊攻平陽，焚關軍，鼓勇先進，敵砲火太盛，不得近；乃令圍之，屯兵堯廟，我曾一度和端溪，到前敵，探望岐山刺之耀武諸人，只聽平陽城上大砲隆隆不斷，心裏好笑，誰無人攻城，故空曠

五

作甚麼？我對岐山說：「須募敢死士作為攻城隊！」岐山曰：「已組織，當再一試，此城過堅，且敵命百姓守城，我不忍擊之，今惟欲其坐圍，君仍與端溪返襄陵，預備一切需用，並編訓練招的兵士！」我和端溪，當日返襄陵，已有人招待新兵數千人，衣服襤褸，若乞兒，我心裏很驚訝說：「那裡來的這些貧民！」隨即命人編練，先使他們換服裝，此時岐山招雷友王丹青來，丹青見此大不以為然，說：「招這些討吃的來做甚麼」其實革命時代，隨時募兵，這種情形，是必不可免的，所以各省民軍，都有這樣情形，陝軍破運城，據一當鋪，分取衣服，穿婦人衣的很多，令人想見漢赤眉軍，此時只論精神，不論形式，我贊成岐山多招人，以壯聲勢，只是一件，就令服裝整齊，也是空手隊因為革命軍最缺乏的是軍器，先是李閣臣君南下，召集夏縣曲沃一帶會黨，最著名為鍾仁義，王進魁，鍾見我於襄陵大有儒者氣象，不類江湖派，而堅強有骨氣，能得人死心，鄉里服其俠義，樂進之，是郭解之流也。我命見岐山，王進魁夥人相聚，一望知為好漢派，聞臣領他到襄陵見我，共計所部，不上百人，然皆敢死的勇士，崇友兒亦在此隊中，是年十歲餘背一短槍，穿十三太保軍服，能馳馬隨敵，我見之大喜曰：「真吾兒也！」編於攻城隊中，一夕誓師，與岐山約，合攻平關，士氣百倍，及渡河，岐山忽命人傳令，曰：「可緩攻，」我心裏的不快活，但岐山既不主急攻，此一隊決不濟事，且軍隊依令轉，大家聽見此令都主張歸襄陵再作計畫，給我以此舉為「攻平陽不下之兆！」

（未完）

故人一紙書

（有關係罪案之文因錄出）

梅九足下。日來不晤。近著何書。高風騷騰。萬國交集。故人風

雨。裁券辯惑。「罪案」傑作。有味津津。雖述個人。實關全黨。細讀一過。有如隔生。黨史無傳。吾懼為茲僅。今已見此。快慰何如。但有不恰。胡忘老汗。鼎在國勝。與公周旋。頗有歲年。且多事迹。何公館邸。舉杯罵胡。孫文座中。插筆復漢。洞庭波起。為鼎代鎗。同盟會成。與君共事。晉乘誌。君歸我歸。漢賊三期。我唱君和。編人。助策。青島同舟。漢奸忠胡。白日見鬼。君度內谷。時濟故人。返扶桑。長為亡命。上海秘社。鼎實主盟。小杜在內。東京通函。鼎留最久。大孫所知。太炎同輩。鼎適寧滬。（東京本部派時季友後章先函知我處接洽）禹獄同難。鼎逃出湘。團體萬金。老梅居一。（清時革黨同志友。以鼎專敗被緝返東。旅費盡出。倡組協助汗圓小團。除中山克強諸友。時由南洋羣島遠濟外。在東見助鼎每月學膳費者。為李協和。仇鑑存。黃膺白。何子奇。華朗泉。張翔初。閔伯川。章莫良。杜仲虞。陳陶怡。劉化南。丁鼎丞。諸君子。除仲虞陶怡。皆官費生。每人月出一元。或三數元。均清季最初同盟會革命同志友也。老梅即當日協助汗元團中之二人。維持鼎以業經掛牌被緝逃犯其廣頗秘。星期日盟友多會飲我室。公亦嘗來也。想尚歷歷心頭歎。舊友過從。現聞有二。（程仲漁黃膺白等皆老同盟。當日過從最密）。七年於外。累及。先親。喪古傷心。造孽情國。同盟以外。愛組「血黨」。（係小社。仇亮。宋純初。何子奇。李協和。陳英士。王荷亭。喬遠生。與家鼎密組。推我作大哥。實行同盟會所不及行。仇鑑主談）。民報以外。另著各誌。克強造謠。劣文不應。（黃董午為民報週年另刊「天討」一書。各省皆由同志擔任。相同志難鼎任此。鼎時進行實行覆補計畫。久不答覆。黃親訪鼎五次催促之。鼎時整理公私文牘。及校課。為狀甚忙車。响笑謂克強曰。曰「天討乎。討天耳。克強答曰。我不日即有事實討也。君勿戲為。時最

得作此者最太昭也。右任辦報主不往(于右任倒「民呼日報」)。「得見得」。即以聘費五十元聘往主筆。期以早稻田政科快畢業。課忙。且我有滬案。因屬宋鈞初景太昭代之。該時作文。鈞初名名適反始此。太昭名名帝召)。(元年開軍。始獲生還。兩老重逢。幾恐死別。玉門既入。參政南都。金陵議和。力主北伐。直至滿宮迴城之際。無非滿臉不並之時。二十載亡人一場春夢。凡茲龍血。莫匪鴻泥。以上所題。吾公親見。老友一筆。後世千秋。會與中山。言及我黨。權利可讓。歷史必爭「罪案」見遺。該當何罪。僅荷補正。實感再生。病裡無聊。閒中有慶。茶餘酒後。因惠還雲。

陳家鼎

附覆函

渾元老友：東書敬悉。「罪案」刺骨，何足掛齒！乃蒙推獎，比之史傳，雖咬知心，却飛汗背。革命大事，記載奇勳，迴旋餘波，永留佳話。豹斑大露，蛇足胡添，惟所舉列，略見條文，亦有漏遺，特加鋪敘。老親善教，小妹能詩，才擬建安，學原講寫，滿船風雨，筆許神來。大拜河山，魂銷叔寶。總茲韻事，未盡心忘；况涉同仇，詎容屏棄。君自掩目，我非怒懷，請檢前編，少說閒話！未知後事，且有下回。三月十三，老梅敬覆。

社會哲學

之嘉

他並且表明有機體的進步，就生由純一發生以至複雜發生的一種變更。又說：「有機體進步的公例，便是一切進步的公例」。如果這是惟一無二的進步之真正定義，那麼進步的研究，就屬於純粹社會學的範圍，而非應用社會學所過問的了。

學 龍

其實對於那種研究，我比斯賓塞還進步；且表明構造的完成，僅是一種手段，拿來最後將最多量的無機物較換成有機物的目的。

「進步」一字的正當意義，究竟如何，似乎還是一個問題，我以爲在此用「發展」或「進化」似較適切，至社會進步最少仍可以有一種定額。如我在動的社會學所下的一條，但那是適爲斯賓塞先主所不贊成的。結構上的進步，也可以由有知覺的生物之合義意的情意之增進而達到。這是斯賓塞亦不否認的，我們將來便可以看見了。但他這派的多數著作家，却竭力否認此點斯賓塞再，希肥他時，孔德、渥本華、哈德曼、陶斯道、德爾，以及其他諸學者，都說：社會上實窮以下和末開他的階級，比那富的，有知識的快樂些，他們此種議論，若採集起來，不難就做成一本冊子。那「快樂主義」的反說，或稱「一個人要得到快樂，必要忘記了他的公式」，也是屬於同類的理想，通常以爲他是穆勒約翰創的；但是康德早就明白的說過了。

世界的苦難

厭世主義者，(如渥本華，哈德曼之流)否認對於世界上的苦難，能於救濟的方法，至於悲苦，則隨社會和知識的發達，往前增進。他們承認社會和知識，愈發展世界則狀況，一將愈加變成無限的壞，有些社會學家甚至都偏向這種見解。譬如以哀浦難，爲例，他既承認對於人類狀況，在極遠的未來，有些改善的可能性，但他以爲未來如此遙遠，便出乎一切實際的審量之所及，正如那關於太陽力的最後數水，和一切生物的終以滅絕爲一類，地質學上天文學上或宇宙學上的所謂，推度千百萬年後，亦許發現的事情一樣；然而這是他私人通信一說的，遠不是他的公開言論，其實他自己的態度，幾乎與哈德曼一致；但他不肯把他的全般思想，發表出來，因爲他說這種思想或者有一層，而也因爲他承認他自己有誤謬之可能，這種高尚的動機，是人人所

七

必要直白自認的。

☆ ☆ ☆

(未完)

社會新道德問題之研究

(續) 舒羊食譯

一貧富間之各種問題

今世界中，貧富不均之現象，歐美各國，皆不能免，而在工商業繁盛之地，則尤顯著，何由？工商業之物興，僅能使富者益富，改業時期即有所謂實業革命者，大影響於勞動界，以擾社會間之均勢；其時有某著作家，至謂工商業為產出無數貧民之母，雖其言過激，而亦未始無見。近日社會學者，調查倫敦之居民，貧無以自存者，有十分之三，其致貧之原因，在英國已致得其實；然則一國工商業發達，必有一部分人民，受其恐慌者，此宜早為之備也，茲更以英國貧民問題分析言之：

劇 誰的罪過

(續)

(未完)

少陵

馬： 是我想思一點也不知道，就是伊知道一點嗎？伊也是個極仁慈而且極愛我的，也沒有甚麼緊要，我也知道伊也是一個極愛自由，痛恨強權的婦人，不過伊享慣了宗華，一時沒有勇敢心，逼隨我們去做，我們應當常略略給些書籍把伊看，我可是我們終久是沒有甚麼態度。

你昨日還是要去嗎？

那是當然的，

我們又怎樣好同去呢？

馬 (久不聲) 我講昨由罷！我首先進城，我你倆人連爾天來，(又停了不講)

到甚麼地方去呢？

到住的地方去，

馬： 講到這裡是一問題了加

順金哥，笑馬，亞利拿三人先波入，順年四十五左右是銀行經理，笑馬，年二十餘，是軍隊中之，均穿使服，亞年三十餘，收為芬蘭婦人)

(向馬) 這是尊夫人吉黎嗎？

馬： 是的，(吉與順握手均東相握手)

吉黎，多久想來看你，今日得着機會了，

是的，大家請坐罷！

(與薩頓相言笑) 好兄弟，你真是體格強壯呵！

不算得強，還有許多好過我的！

(未完)

小通信

朝曙： 我說京中同志見「鷄多不下蛋」實在下蛋，的可也真少呵！我固亦不下蛋之鷄之一，但瞎子就不許說話，矮子就不許說話嗎？

程九： 久疏存問，甚歡！近日有人回來否？示知！

生衫

殺田